

09 油價漲了

達克站起來，走向屋子中央的鐵爐前，向熊熊的爐火扔進一塊木柴。他的椅腳在木地板上刮了一下。今夜會是一個寒冷的，有風雪的天氣，他已經聽見北風呼呼地吹動山裏的松樹，潮濕、沉甸甸的雪花飄落在前窗。

對任何一個被困在外的人，今夜將是一個恐怖如地獄般的夜。

雖然壁爐傳來熱氣，但當達克回到煤油燈下，讀寄來的一張目錄時，他感到一陣顫慄通過他的脊背。

他沒聽見第一次的敲門聲，它被呼號的風聲掩蓋了。第二次的敲門聲大些，也更急迫些。達克從兩頁裝的廣告中驚訝地抬起頭，哪個傻子會在這樣的夜裏到這樣的荒山野地？

他花了點時間才拉開生鏽的門門，同時敲門的聲音變成了砰砰聲。一個人影在一陣忽然飄落的雪花中衝進屋裏。

那人頭戴一頂灰色窄邊帽，身披薄雨衣，腳上曾經很亮的皮鞋，現在已沾滿了汙泥，雪水已經浸透鞋子的皮了。他走到熊熊的壁爐邊，開始搓著手，感激地浸泡在屋裏的熱氣之中。城裏人，達克想。

「外——外面好冷。」那人從不住抖動的牙縫中迸出一句話。

「是呀，」達克回答，然後就默不作聲。除非知道那人的意圖，否則沒必要開口。那人開始脫浸透了的雨衣。「我叫克汗。」

「哦，我叫達克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他問。

「汽油，我的汽車需要汽油，它在大約八英哩外，」克汗揮動著手，指指他來的方向，「我走過來的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幸好你朝這條路過來，另一個方向最近的地方是香柏村，距離是二十五英哩，你在到達那裏之前就會凍死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克汗說，「我們在途中曾在香柏村停過，可是汽油——」

「你為什麼認為我這裏會有汽油呢？」

「為什麼，我看見你外面有加油櫃在，我以為——」

「真遺憾你沒在白天看見，」達克搖搖頭說，「兩個都鏽得一塌糊塗，七年來從沒打過一滴油。當州政府把一條六線大道開在那邊的鄉村旁時，我就沒有生意了。有時兩三個星期都看不到一部車，尤其是冬天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克汗神色驚慌，「可是我們一定得弄些汽油。」

達克抓抓臉上的短鬍子，從衣袋裏取出一根壓扁了的雪茄，「那就是你們城裏人的麻煩，」他說著，在桌子上刮燃一根火柴，點燃雪茄，「總是匆匆忙忙的，現在可能得一兩個星期後才会有車過，他們也許會拖著你走。」

「不，你不懂，我現在必需有汽油，就在今晚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達克狡黠地看了來客一眼，「幹嘛這麼著急今晚一定要走呢？」

「我太太，她正在車裏等我，天亮前她可能凍死。」

「嗯，」達克考慮了幾秒鐘後說：「那就得再想想了。」

「瞧，老兄，」克汗不高興地說，「如果你這裏有汽油的話，我需要兩加侖，如果沒——」他伸手去取他的雨衣。

「你離開這裏也沒什麼好處，」達克說，「尤其是雪像這種落法，像我剛才說過的，香柏村在二十五英哩之外的地方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就接著往前走。」

「此路過去最近的地方住的是德斯汀，」達克得意地說：「他經營一個小型機場，所以他可能有你需要的油。」他慢悠悠地抽著雪茄，「不過距離有十七英哩。」

克汗像一頭落進陷阱的野獸一樣，環顧四周，「我——我要走回去，把海倫接到這裏來。」他以發抖的聲音說。

達克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悠閒地走到窗前，輕聲說，「你那樣就得來回走上十六英哩。你可能走到汽車旁，但回來嘛？我不知道，尤其是和一位婦人，先生你看過人凍死的沒有？」

「可是，我得做，不能不動。」克汗呻吟著說。

「那倒也是，」達克說，「哈，或許——只是或許我後面的一個容器裏有些汽油，我可能願意賣給你一點，反正我的卡車輪胎扁了，冷卻器也完了。」

「你有汽油？」克汗長吁了一口氣，他緊張的身體鬆弛下來，「我願意買一點，兩加侖就夠了。」他把手伸進口袋，掏出一隻皮夾。

「等一下，先生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「你有沒有想到你如何帶走汽油？你總不能倒進口袋裏。」

「為什麼，我不能借個罐子或別的什麼容器嗎？」

「我可沒有多少存貨供人借用，」達克說，「但我可能賣一個給你，比方這裏就有一個。」他俯身從桌子底下取出個玻璃容器。

克汗歪著臉笑道：「好，老兄，我想你這玩藝也要錢，多少？」

「五元」。

「唔，那挺貴的，一加侖五元，尤其是我需要兩加侖。不過我想當你在荒山野地裏，你要趁良機敲詐旅客。」克汗從皮夾裏抽出十元交給他。

達克不收，直視著克汗的眼睛，「我想你還不明白我告訴你的意思，」他說，「五元是買罐子用的，不包括汽油。」

「什麼，五元買那東西，沒有汽油。為什麼？我可以用兩毛五分錢在任何店鋪買到。」

「那是事實，今晚你準備去哪家店鋪買？」達克冷笑著問。

克汗盯著窗子，窗上堆滿著雪，他憤怒而又無奈地捏著拳頭，終於問，「汽——汽油要多少？」

達克盯著他的皮夾，「喔，看你對這整件事情這麼明白，又這麼痛苦。這樣吧，五十元一加侖。」

「五十元，去你的，那是公然搶劫。」

「油價漲了。」達克冷靜地說。「那可不是開玩笑。」

「無意說笑，只是指明事實。」

克汗絕望地數出皮夾裏的鈔票，最後說：「該死，我這裏只有六十元。」

「唔，那可以買一加侖，外加一個罐子，你還能剩五元，」達克微笑著說，「你在爐邊烤火我不收費。」

「那你可真高尚，」克汗不屑地說，「但我要兩加侖。」

「但是看來你付不起錢，」達克說，「除非你太太身上有錢，提到她，她在車裏一定凍得要死。」

「求你，兩加侖，我把手錶給你。」克汗開始解手錶。

「不需要錶，在這地方時間沒什麼意義。但如果我是你的話，我就帶汽油回車裏，雪似乎越下越大，然後當你回這裏時，你再決定是不是要多買汽油，或停在這裏，直到有人經過。我可以提供便宜的食宿，按日按週收費都行。」

達克沒有等候回音，拿起罐子回到屋裏，從一個大油桶裏加滿它。當他回來時，克汗已穿好雨衣。

「這是你的錢，」克汗嗤之以鼻，遞過一卷鈔票，「我希望你噎死。」

「那樣說一個救你生命的人是不對的。」達克說，他接過錢，小心地數，「五十五元，和你交易真愉快，我希望能送你一程，但我說過，我的卡車停下來過冬，沒法送你。我猜想我可以在兩三小時內見你回來，對嗎？」

克汗高聲詛咒著，推開門走進風雪中。

當達克聽到門外有汽車聲時，已近午夜，風和雪已經停了。他打開門，看著克汗下車，然後走過來，後面跟了一個大衣薄得幾乎無法抵抗風寒的婦人。當他們走進屋子，倚偎在爐子旁時，達克看見他們的嘴唇已經凍烏了。

「這是海倫，我的太太。」克汗介紹說，「我告訴她有關汽油的事，你夠仁慈。」

「樂於效勞，」達克微笑著說：「你們倆是否決定再買一加侖？」

「我有些錢，」他太太說，「我們願意。」

「好，只有一件事，油價又漲了。現在一加侖六十五元，當然你用已經買的罐子，所以那點可以省下來。」

海倫打開皮包，「這該夠了吧？」她說著，向達克拋過去一小疊鈔票，落在地上。

達克彎腰撿起那疊鈔票，克汗聽到他驚訝喘叫，「為什麼，這所有的錢——」

「那是你想要的，不是嗎？」海倫問。

「是呀，可是——等一等，這上面的字條寫明——」達克驚訝地抬起頭，正對著克汗指著他的槍口。

「它標著香柏銀行，對不對？老兄。」克汗說，「我的車廂裏有許多那種成疊的鈔票，我告訴過你，我們曾到過香柏村，但我沒有告訴你去幹什麼。」

「你，你在那裏搶劫銀行？」達克忽然領悟地叫道，「可你先前來的時候，你說你沒有多餘的錢。」

「你以為我會瘋得步行時還帶著那麼多的錢？」克汗咧嘴笑著，「我可不知道在這種鬼地方路上會遇見什麼人。」

「瞧，克汗先生，」達克瞪大眼睛望槍口，「沒人知道你到過這裏，我——我可以守口如瓶。」

「多少錢，老兄，對不起，你的價錢太高，我最好殺掉你。海倫，把牆上的繩子取下來，捆牢他。」

「我們要不要塞住他的嘴。」

克汗搖搖頭，「讓他叫吧，他自己告訴我至少有兩天不會有人經過這條路。我們有的是時間離開這裏。」

幾分鐘內，達克就被牢牢捆在椅子上。他可以感到銅絲嵌進他的手腕，他知道沒有人幫助他不可能脫身。他的兩隻腳被分開捆在椅子腿間的橫檔上，有效地防止他站起來。「現在我們要取油了，」克汗低頭看著他，「取我們需要的。」

達克一言不發。「兩加侖，」克汗沉思著說，「那就是我們需要的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達克問。

「當我們計劃這事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你先前提到的機場，」克汗說，「我的一位駕駛員朋友會在那裏等我，在任何人接近我們之前，離開山區。」

「但在行動之前，你忘了加油。」海倫嘲弄他。

「對了，所以我們沒有油。老兄，假如你賣我們兩加侖油的話，我們就可以直奔機場，不用再來找你了。但你太貪心了，所以我們不得不開車回到這裏，要不然我們可能還是到不了機場，同時，我們怎麼知道你沒有通過收音機聽到搶劫的消息呢？」

「可是我發誓，我什麼也沒有聽到，」達克驚悸地說，「我連收音機也沒有。」

「對不起，老兄，但我們先前不知道，現在已經晚了。」

汽車很快加滿了油，海倫到外面。克汗又檢查了一遍那些銅絲是否牢牢地綁住了他的俘虜。

「克汗先生。」達克叫道。「什麼？」「這山上很冷。」

「我知道，怎麼了？」

「有時溫度在零度以下，爐子裏的火只會燃燒幾個小時。」

「你說得對。」

「我會凍死的。」

「當我太太在外面挨凍時你似乎並不怎麼擔心。」

「為了詐你一加侖油，就以死抵債，價格未免太高了。」

「哈，老兄，記得你自己怎麼說的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油價漲了。」

----- (完)